

登古城观“口”

□ 曾德超

登上西安古城墙，感受“一眼千年”飘来的淡云清风，是一件十分惬意的事情。周末的一个下午，阳光格外灿烂，我双足踏上城墙那静卧六百年的方砖，不自觉地感受到历史的厚度——左手抚过垛口，是金戈铁马的肃杀；右手抚过垛墙，是车水马龙的繁华。这长约十三公里的宏伟遗存，是三秦大地上最庄重的时钟，城墙是钟面，垛口是刻度，时代是指针，不断运转着这方土地上的传奇：沧桑的过去，鲜活的现在，以及充满希望的未来。

站在永宁门城楼环顾四周，城阙布局规整，“横平竖直”，青砖黛瓦，古木长街，一城山水，千载文脉，映照着中华文明的气度与秩序。永宁门在唐朝时称作安上门，是皇城的南向门户，也是连接皇城与外城的重要通道，主要供官员、使节及特定人员进出；到了明朝，它转变为西安府城的正南门，兼具军事防御、城门管控、城市象征等多重功能。从唐到明，永宁门的功能核心从皇权礼仪通道转向了军事防御与城市管控的关口。

永宁门门洞高大，像沉默巨人的顺风耳，倾听着千百年的荣光与沧桑。这道门，曾是帝国最堂皇的“关”，是秩序、威严与界限的象征。文书、粮草、兵马，乃至帝王的仪仗，都曾从这里流转，出关的，是驼铃与丝绸，是戍卒与乡泪；入关的，是葡萄与琵琶，是风霜与归梦。如今，它吞吐着五湖四海的游人，举着各色旗子的旅行团像一股股喧哗的潮水涌进又涌出。曾经的关口，在制度森严的分割处，见证着历史与现实的对话。它静默地立在那儿，留下“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的豪迈与“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沉郁。这只顺风耳，任呼啸的风声穿过，任历史的车轮声穿过，也任南来北往的过客声穿过。

关口是抉择，是命脉，也是时间的闸。它庄严地立在命运的节点，告诉你：由此过，便是另一番天地。我们一生，要过多少这样的关口？金榜题名时，是学海的关口；破茧成蝶时，是职场的关口；洞房花烛夜，是人伦的关口；为人父母时，是生命的关口。每个关口都逼你整肃衣冠，交出凭证，然后“吱呀”一声，为你开启一段前程。

从永宁门城墙向南望去，由远及近依次是护城河、吊桥、闸楼、月城、箭楼、瓮城，它们构成一套层层递进的立体防御体系，这便是一道又一道的卡口。

护城河是入城的第一道卡，用深深的沟渠和幽幽水光劝退冒犯者。河上的吊桥是连通与阻断的关卡，迎友阻敌，是一道可生可死的活卡。过了桥，便是闸楼，如悬在头顶的铡刀，冷酷威严。接下来是月城，形成一个孤形包围圈，是“请君入瓮”的温柔陷阱。位于它正前的箭楼森然壁立，密布的箭孔是蕴藏火力的死亡之卡。穿过箭楼门洞，就进入瓮城——这四方高墙的绝地，是真正的终极卡口，至此，来路已断，去门未开，进入此中者会立刻感受到瓮中捉鳖之窘。这层层卡口，用六道森严的生死玄关卡住各种各样的敌人，是古人防御思想的集中体现。

这些卡口，给时光打上了褶皱，卷进了古人沸腾的热血和闲散的步履，也卷进了无数来来往往的过客故事。人生的许多时刻，不也正是被这样的“卡口”所定义么？一次关键的抉择，一道非此即彼的门槛，一场狭路相逢的遭遇——没有关口那样的仪式感，只是在进退维谷中，凭着本能跌撞过去，成则生，败则灭。卡口，它静静立在关口前，冷静地审视一切，问：你是谁？从哪来？到哪去？它不像关口那般宏大，却更细密，像水渠里的闸、血管里的瓣膜、程序里的权限；它确保秩序，也难免带来滞涩，是文明为了延续，为自己戴上的、略感不适的口罩。

顺着人潮，从永宁门城楼往东边走，便是宽阔的墙体，顶部宽度超过十二米，是一个极为开阔的平面，足以让十匹战马并驾齐驱。城墙的外墙称为“垛墙”，开有垛口，用于瞭望和射击，全城近六千个；内墙称为“女墙”，是一道连续的矮墙，没有垛口，主要作用是防止守城士兵行走发生意外和物资转运时跌落。这种设计，是古代城市防御体系中兼具坚固性与机动性的杰出体现，其中垛口是古人防御思想的结晶，它们开口在城墙边缘，齐整地排列着，像一个被精心裁切出的画框。框住的，是远处秦岭黛青的剪影，是近处护城河幽幽的一脉水光，是更近处环城公园里，扯着嗓子吼秦腔的老人。它既是防御的掩体，弓弩手藏身其后；又是一个个瞭望的“窗口”，凝视着城外可能来袭的烽烟。从一处垛口往下看，只见一队打太极拳的市民伸展着肢体，开合有序，好一幅岁月静好的画面。生与死，敌与友，征伐与守候，竟都曾在这垛口的方寸间轮转。我忽然想，我们每个人心里，是否也有这样的“垛口”？它保护着我们最柔软的部分，却也框定了我们向外张望的视野。看得见什么，看不见什么，自己往往是浑然不觉的。

在时代的辉照里，垛口也是从现代回眸传统的一扇重要“窗口”。而我们每个人，站在墙头，用眼睛，用手机，用自己的生平阅历去框取一片风景、一段故事时，我们不也成了这窗口风景的一部分？我们观看，我们也被观看。那些坚实的城砖，因无数的目光，而被赋予了流动的、崭新的意义。它不再仅仅是防御的工事，更成了一个供人停泊、眺望、沉思的庞大载体。

继续逆时针方向绕小半圈，就到了北边城墙一个特殊所在，从此处向北望去，一座仿唐代宫殿式建筑上安放着两个红色大字“西安”，这便是西安站了。和其他地方的城墙不一样，这里的城墙是一处桥梁式的墙体，下方是中空的，颇像城墙的“伤口”。这种特殊的结构，饱含着时代的沧桑巨变。这伤口的缘起，要追溯到九十多年前。1934年，陇海铁路的汽笛声第一次惊醒了古城的长梦。为连接崭新的火车站与古老城区，坚厚的城墙被凿开了一个门洞。真正的剧变发生在1952年，为扩建站前广场，那道门洞连同城墙被彻底拆除。于是，一道长达五百余米的巨大缺口，赫然出现在连绵的城垣上。这不再是门，而是一个彻底的“敞口”。从此，城墙在这里断了，像一条巨龙被生生斩断。在以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它成了城市肌体上一道触目的空白，是奔腾向前的时代列车与沉默厚重的历史城墙之间，一道沉痛的裂隙。2003年，一项充满智慧的修复工程启动。建设者没有简单复建城墙，而是在原址架起三孔大跨度的拱桥，外部以传统城砖精心包裹，与两侧古城墙自然衔接，建筑风格浑然一体；墙下为空腹桥梁结构，悄然承载着上方厚重的历史形象与下方川流不息的现代交通。2004年底，这道跨越了七十年的缺口，终于被温柔地“缝合”在了一起。如今，整个西安城墙，不再有缺口，而成为一个连接古城记忆与时代脉搏的标志，向四海宾朋和烟火流年敞开自己的胸怀。

看到这曾经的古城缺口，我仿佛看到了历史的创口，也看到了生命的缺憾与顽强。城墙的缺口，恰如人生中那些无法回避的创伤与断裂。起初，它是凛冽的风口，吞噬着完整的记忆，让灵魂在风中失重。然后，时间教会我们懂得了修补——不是要抹去伤痕，而是用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体，锻造出更坚韧的连接。它不再被风穿透，却仍能听见风的回响。原来，真正的完整并非毫无瑕疵，而是学会容纳后将伤口本身，淬炼成支撑我们继续站立的最坚硬的骨骼。

缺口若任其敞开，不加防备，便成了敞口。敞口，是全然的无遮与坦荡。金融家害怕“风险敞口”，那是钱财的软肋；企业家利用“时间敞口”，那是识人的智慧；思想家寻求“心胸敞口”，那是灵魂的疆域。敞口是一种风险，一种“却是平流无石处，时时闻说有沉沦”的警示。整座西安古城，不也是留在历史深处、朝向苍穹的敞口吗？古人希望用坚固的城墙构筑平安世界，但封闭的环境催生“花盆效应”，使外界不适应的环境愈加残酷，导致落后挨打的悲剧不断重演。敞口也是一种自信，一种“来者皆可照见，去者绝不强留”的豁达。你看那山谷，正因为有巨大的敞口，才能聚云成雨，生养万物，这需要勇气，也能带来丰盈。

沿着城墙继续往前走，夕阳只剩下余晖了，不知不觉已走到了城墙的西南方向，向下俯瞰，几只游船悠闲地漂浮在护城河上，与霞光映照下的城墙相映生辉。此时，“渡口”——这个词毫无征兆地浮上心头。从前的渡口，是“野渡无人舟自横”的寂寥，是“舟子喃喃催人渡”的急迫，是肉身从此岸到彼岸的颠簸。而今，这护城河，不正是最深邃的渡口么？它渡物质，从铁马冰河到轻快游船；它渡精神，从“关山月冷”的征人乡愁，到“今夕何夕”的旅客幽情。

而这座城墙，这历经千年的庞然大物，它渡的又是什么？它静默地横亘在这里，渡过了金戈铁马，也渡过了市井繁华，又将多少如我一般的过客，从懵懂的此岸，渡向一个“若有所思”、企望可及的彼岸。它是一个时间与空间的渡口，将历史的厚重，摆渡到每一个轻盈的、渴望故事的现代灵魂之中。看着这城、这河、这水，我忽然明白：所谓渡口，从来不在河上，而在人心深处。渡己，是一生的功课，且以诗为桨，渡向自己的心河：

《护城河暮吟》

波光潋滟绕城楼，画阁参差映碧流。
忽有惊鸿掠影过，遥传暮鼓入云收。
泊舟候渡人初静，古垛浮灯夜渐幽。
欲问蓬莱何处是，半河星斗半河秋。

下得城来，已是华灯初上，城墙沉入愈发浓稠的夜色，只剩轮廓，如卧龙，如烟郭，如沉睡的史诗。而眼前，是西安城璀璨的、流淌的灯火之河。我从一个“口”进入，又从另一个“口”走出，好像被这城墙“渡”了一次。这古城的关口、卡口、垛口、缺口乃至敞口，不也像人生的另外一种渡口吗？每一次驻足，都是灵魂在岁月尘迹里的停泊；每一次回望，都是生命在历史长河中的重新校准；每一次穿行，都是肉身与精神在远古与现代之间的一次无声摆渡。这人生众多的“口”，你是去守护它、倚仗它，还是忽视它？其实不管你如何对待它，它既在那里，又不在那里，或等候你，或羁绊你，或静观你，甚至摆渡你，这或许就是生命本来的模样。

悦读书吧

星河里的中华文化

□ 钟芳

长久以来，大众认识星空，大多习惯于用西方八十八星座的概念。人们所熟知的猎户座、天蝎座的神话故事，却常常被遗忘，其实，华夏先民仰望千年星河，早已构筑了一套独属于中国人的星空体系。《中国星空：星河里的中华文化》（中国纺织出版社2026年3月出版）用通俗的解读梳理传统星象文明，带领读者解锁本土星空密码，以读懂蕴藏在星辰之间绵延数千年的中华文脉。

全书打通了天文观测、社会礼制、哲学思想与日常生活之间的隔阂，从中揭示出一条核心主线：古人观星，从来不止是仰望宇宙，更是以星空映照人世，进而构建起天人相通的精神世界。

书中最核心的论述，便是区分中国星官体系与西方星座体系截然不同的内在逻辑。西方星座多依托上古神话叙事，星辰组合串联起神祇与英雄传说；而中国的三垣、二十八宿星官体系，则是人间社会秩序向苍穹的投射。正如张衡在《灵宪》中所言：“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漫天星区化作一座座天上朝堂：紫微垣是天帝居所，对应人间帝王宫阙；太微垣象征朝堂，排布文臣武将；天市垣如同市井集市，容纳着商贾民生。总之，苍穹之上，有至尊帝君，有辅弼贤臣，也有农夫、仓廪、车马，完整复刻出人间的百态。书中，作者细致拆解着这套“天上人间”的对应关系，让读者意识到，古人划分星官，不只是标记天体位置，更是把世间伦理、等级秩序投射于星空，读懂了星官布局，就是读懂了根植于华夏文明深处的社会观念。

依托这套星象框架，全书进一步展开了对中国传统宇宙观的深度阐释。上古天文学是中华思想体系的源头，观测天象首要作用便是观象授时，依靠日月星辰运行划定节气、制定历法，指导农耕生产，维系族群生存。在此基础之上，先民不断思索天地形态，先后形成盖天说、浑天说、宣夜说三种宇宙学说。书中以平实文字阐释了三种理论的内涵：盖天说“天似穹庐，笼盖四野”，来自先民最直观的天地感知；浑天说则搭建起更为成熟的天地模型；宣夜说又一进步，断言天穹没有固定外壳，星辰漂浮于虚空之中，认知理念极具超前性。三种学说并行发展，代表古人持续探索宇宙的漫长历程，承载着中国人独有的思考方式。

本书联结起了星空理论与现实文明的纽带，证明星象文化从未脱离普通人的生活，持续影响着后世方方面面。千百年前，天象节律就已融入传统医学，《黄帝内经》的养生理念便借鉴了天地四时、星辰运转的规律；而古代都城建设也遵循了“象天设都”的准则，如故宫布局呼应紫微垣星象，整条中轴线的规划理念，正是星空文化落地大地的典范。2024年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某种意义上，也是这份传承数千年的星空文化，重获世人关注的有力佐证。除此之外，节气民俗、古典诗词、传统节庆，处处可见星象留下的印记。诸如牛郎织女的星河传说，苍龙七宿起落划定的季节更替等等，古老的星河早已渗透着文化肌理，成为民族记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在对比参照中，书中的主旨愈发清晰。西方星空重在浪漫神话，而中国星空兼具实用理性与人文情怀，核心内核便是“天人合一”。西方习惯于将人与宇宙分割看待，把星空作为独立观测对象；而华夏先民则始终相信天地一体，天道运行与人间兴衰彼此呼应。基于此，智慧的中国古人借助仰望星辰，一方面把握自然节律，顺应天地规律劳作生存；另一方面借星空反思人世，确立道德秩序、安顿精神心灵。在国人心中，星空既是指导生产的“自然日历”，也是中国人安放理想、思考生命的精神坐标。

星辰亘古流转，文明代代相传。千年前的先民举目仰望星空，将理想、秩序、期盼写进星空；今天我们再次品读星河之中的中华文化，既是接续上古的智慧，也是寻找独属于我们的文化根脉。浩瀚星河虽无言，却记录下华夏民族持续千年的仰望与思索。当我们读懂三垣二十八宿，读懂天人同构的古老智慧，再次仰望夜空之时，看见的便不再仅仅是散落的星辰，而是流淌不息、生生不已的华夏文明长河。

似水年华

拾粪县长与一万本笔记

□ 王和平

老刘本名刘汉武，但清涧县城里的人，似乎早已忘了他的官衔，只认得“老刘”这两个字。1989年6月，他从副县长调任县政协主席，那时我恰好也在县政协办公室工作。九年多的光阴，我与他朝夕相处，他的一言一行，就像黄土高原上吹过的风，无声无息，却深深地刻进了我的骨血里。

老刘是个“书痴”。在那个年代，他的办公室就像个小型的图书馆。除了公务，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泡在书堆里。他读书极认真，每本书上密密麻麻全是批注，光是学习笔记就攒下了一万多本。有些外地来的领导，甚至专门跑来借阅他的笔记，当作案头教材。有一回，我俩去李家塔镇下乡搞计生工作，挤在一孔窑洞里过夜。夜深人静，我起夜时，看见他戴着老花镜，借着微弱的灯光，还在一页页地翻着书，嘴里念念有词。我凑近一看，竟是在死磕文言虚词。我忍不住打趣：“老刘，您这把年纪了，还跟这些之乎者也较什么劲？”他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睛，憨憨地笑了，“我小学底子，不把这些虚词弄明白，老祖宗的文章读着总隔着一层纱啊。”他对书的痴迷，到了近乎“痴狂”的地步。外出办事，书店是他雷打不动的必去之地。只要听说哪里有好书，他总能托人从外地寄来。买书时，他从不心疼钱，自家藏书过万册不说，还力推给县政协机关办了个图书阅览室，硬是把机关的文化底子给垫厚了。

在县政协那几年，我从干事提拔为办公室副主任，分管财务，成了老刘的“大管家”。可这管家当得，有时竟让我觉得有些“憋屈”。老刘公私分明到了骨子里，不管是在单位还是出差，从未报销过一分钱的吃喝烟酒。记得有一次，我寻思着来客待客总得有个样子，便趁他不在，悄悄拿了两条大号工字烟和一条中华烟放在办公室。第二天一早，我刚坐下，他就把我叫进去，把烟钱一分不差地塞到我手里，语气平和却不容拒绝。后来一起出差，路上吃饭、住宿，一回单位，他准会拿出个小本子，把账算得清清楚楚，先把自己那份掏了。在那个手机开始普及的年代，他愣是没用过一部手机，家里的电话费也从未在公家报销过一分。他总说，公家的钱一分一厘都是老百姓的血汗，咱不能占。

老刘的家在县城老坟湾后沟，院坡下有几条梯田。节假日，他总爱往地里跑。为了吃上干净的有机菜，他竟提着粪筐，几十年如一日地去师家园则、稍门坡一带拾粪。那时乡下拾粪的人都少了，一个堂堂正县级干部却成了县城里一道独特的风景。大家心照不宣，提起“拾粪县长”，都知道说的是他。

他当副县长时分管农业，心里始终装着农民。到了县政协，为了解决县城人冬天吃菜难的问题，他又四处奔走，争取项目，在下二十里铺乡梨家湾村建起了三十个温室大棚。不管严寒酷暑，他总往田间地头钻，和农民蹲在一起交流技术。看着大棚里的蔬菜绿油油的，看着老乡们的钱袋子鼓起来，他那张布满皱纹的脸上，总会绽放出孩子般纯粹的笑容。

一晃眼，老刘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四年了。岁月流转，许多人和事都已模糊，但他那提着粪筐的背影，那戴着老花镜在灯下苦读的模样，那把烟钱塞给我时坚定的眼神，却愈发清晰。他就像黑夜里的一束灯光，不刺眼却足够温暖，照亮着我们在这条名为“做人”的路上笔直地走下去。

美文小札

记忆里的乡村小院

□ 辛恒卫

在我的记忆里，童年时家乡的农村小院，大多土墙瓦舍、绿树成荫。小院四周不是桃树、核桃树、栗子树，就是枣树、柿子树、香椿树，一家一院果树环绕、丰收在望。白天，农田里有辛勤劳作的人们，家里有奔跑嬉戏的孩子，后院有成群的土鸡在草丛里悠闲地啄虫觅食。傍晚时分，夕阳西沉，凉气滋生，吃过晚饭的人们，三三两两走出家门，把庭院前宽敞、通风、平坦的土场打扫得干干净净，洒上水，一个美好的夏季乡村夜晚到来了。

我的家乡就在镇安县程家川，大自然赋予的有稻田、水牛、鸭子等，被称作“山中小江南”。夜雾渐浓，满天繁星，聒噪了一天的知了安静下来。慢条斯理的蛙鸣声，从池塘里、芦苇间隐隐传来。刚刚破土而出的知了们，借着夜色，匆匆爬向远处的树枝草梢，沾着夜露，一点一点地蜕下泥乎乎的外衣，化成一只只羽翼淡绿透明、眼睛黑亮、通体柔软的乳黄色嫩知了。这些知了，沐着晚风、吮着朝露，一点点长大，不到一夜，就可以飞上树梢，倾尽一生地自由自在歌唱了。

在这样美好的夜晚，对唱歌的能手知了而言，无疑是漫长而危险的。小院里的孩子们，晚上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摸黑抓知了。将知了抓回家，用水清洗干净，撒盐腌上，用油炸着吃或在火上烤着吃，对我们这些平时很少吃到肉的孩子们来说，那脆那香味，真是妙不可言。知了的外壳，中医叫“蝉蜕”，收集起来卖给中药铺入药。在我的记忆里，勤劳的小舅眼睛总是见风流泪，睫毛常常扎进眼睛里。所以每当夜色降临，我总是跟着邻家的小伙伴去抓知了，满心盼望多抓些知了，等到小舅家去玩时，当神药送给小舅吃了治眼疾。

小时候，小院不远处就是农田，我们在田里挖野菜时总能看见燕子，它们有的在空中翻飞、嬉戏，有的在电线杆上用嘴梳理着羽毛，有的会在新翻的土壤上寻找小虫，有的在池塘边啄泥，尽情地享受着这美好的春光。母亲说，燕子是最亲近人的家鸟，是专吃害虫的益鸟。居住在小院里的人们都喜欢燕子，视燕子为平安吉祥的象征。人们在建造房屋时，都会在大门上方留一个长方形的小窗口，让燕子来家里筑巢出入方便，称之为“燕窗户。”

小山村里有一百多户人家，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燕子做窝。燕子从池塘边衔来泥巴，一点一点地垒筑窝巢。看着两只燕子辛辛苦苦地飞进飞出，我对母亲说，我们去帮帮它们吧。母亲说，燕子是最勤劳的鸟儿，它们只收获自己的劳动成果，从不接受别人的施舍。在我的焦急盼望中，它们的房屋终于建成了。外墙由一粒粒的圆泥黏合而成，一圈圈排列组合有序，干净匀称，有一种和谐的天然之美。

过了一段时间，我偶然发现这对燕子夫妇格外繁忙起来，紧接着，几只嫩黄色小嘴从鸟巢里探了出来，叽叽叽地鸣叫着，嘴巴张得大大的。燕子夫妇更忙了，你来我往，尽心尽力四处觅食。但是每次我只能看到燕妈妈为小鸟喂食，这也可能和人类一样，母亲哺乳孩子，父亲养育子女。

最令我向往的是每到夜晚，家门口的打麦场上，坐着许多头发花白的老奶奶，徐徐地摇着芭蕉扇，亲热地叙着家常。爱拾杠的小伙子们，围坐在麦草垛旁热闹地争论着什么，时而爆发出哄然大笑。女孩子们个个换上干净的衣衫，凑在一起轻声细语地说着知心话。满肚子故事的盼富大叔门前，从来都是人气最旺的地方，那些古书新词、奇文典故，只听得人们如醉如痴，忘了一天的辛苦劳累。

夜深了，乘凉的人们渐渐散去。这时，母亲陪着我，铺张凉席，躺在院子里的核桃树下。天空高远，星星热闹而繁密，一道银河清晰可见。母亲教我辨认牛郎星、织女星、北斗星……

蛙鼓虫鸣里，我缓缓进入梦乡。
半梦半醒间，隐约感到母亲
帮我盖好被单，
喃喃地叫着
我的乳名。



征稿启事

为突出政协特色，发掘政协文化文史资源，本报对《记忆》版面进行改版，开设《文化》《岁月》两个专版，轮替出刊。

《文化》专版，以弘扬民族文化、探寻时代生活、折射文化价值、彰显人文关怀为宗旨，开设《悦读书吧》《似水流年》《往事如烟》《美文小札》《佳作欣赏》《光影瞬间》等栏目，刊发读书、随笔、散文、书法、绘画、摄影等佳作。

《岁月》专版，以传承红色基因、弘扬民族精神为宗旨，展现我省各级政协文史工作成果，开设《红色记忆》《三秦史话》《史海钩沉》《人文风物》等栏目，凸显地域特色，讲求事实准确、故事性强。

以上稿件均要求原创，欢迎各级政协委员、政协工作者和广大读者踊跃投稿，优稿优酬。

投稿邮箱：
gejiedb2002@126.com
联系电话：029-63903884

《各界导报》编辑部